

东坡全集

第三函
第十一册

東坡集卷之六十六

題跋

書帖

眉山蘇軾東坡氏著

書摹本蘭亭後

外寄所託改作因寄於今所欣改作向之豈不哀哉改作痛哉良
可悲改作悲夫有感於斯改作斯文凡塗兩字改六字注四字曾
不知老之將至誤作僧已爲陳迹誤作以亦猶今之視昔誤作由
舊說此文字有重者皆構別體而之字最多今此之字頗有同者
又嘗見一本比此微加楷疑此起草也然放曠自得不及此本遠
矣子由自河朔持歸寶月大師惟簡請其本令左綿僧意祖摹刻

於石治平四年九月十五日

文粹題蘭亭記

真本已入昭陵世徒見此而已然此本最善日月愈遠此本當復
缺壞則後生所見愈微愈疎矣

題逸少帖

逸少爲王述所困自誓去官超然於事物之外嘗自言吾當卒以
樂死然欲一游岷嶺勤勤如此而至死不果乃知山水遊放之樂
自是人生難必之事况於市朝眷戀之徒而出山林獨徃之言固
已疎矣

題遺教經

僕嘗見歐陽文忠公云遺教經非逸少筆以其言觀之信若不妄然自逸少在時小兒亂真自不解辨况數百年後傳刻之餘而欲必其真僞難矣顧筆畫精穩自可爲師法

題筆陣圖

王晉卿所藏

筆墨之迹託於有形有形則有弊苟不至於無而自樂於一時聊寓其心忘憂晚歲則猶賢於博奕也雖然不假外物而有守於內者聖賢之高致也惟顏子得之

題二王書

筆成冢墨成池不及羲之卽獻之筆秃千管墨磨萬鋌不作張芝
作索靖

題晉人帖

唐太宗購晉人書自二王以下僅千軸蘭亭以玉匣葬昭陵世無
復見其餘皆在秘府至武后時爲張易之兄弟所竊後遂流落人
間在王涯趙延賞家涯敗爲軍人所刼剝去金玉軸而棄其書余
嘗於李都尉瑋處見晉人數帖皆有小印涯字意其爲王氏物也
有謝尚謝鯤王衍等帖皆竒而夷甫獨超然如羣鶴聳翅欲飛而
未起也

題蕭子雲帖

蕭子雲嘗荅敕云臣昔不能賞拔隨時所貴規模子敬多歷年所
年二十六著晉史至二王列傳欲作論學隸法不盡意遂不能成
畧指論飛白一事而已十許年乃見敕旨論書一卷商畧筆法洞
徹字體始變子敬全範元常逮邇以來自覺功進又見齊史本傳
今閣下法帖十卷中有衛夫人與一僧書班班取子雲此文其偽
妄無疑也又有王逸

跋褚薛臨帖

王會稽父子書存於世者蓋一二數唐人褚薛之流硬黃臨放亦

足爲貴

辨法帖

辨書之難正如聽響切脉知其美惡則可自謂必能正名之者皆過也今官本十卷法帖中真偽相雜至多逸少部中有出宿餞行一帖乃張說文又有不具釋智永白者亦在逸少部中此最疎謬余嘗於秘閣觀墨跡皆唐人硬黃上臨本惟鵞羣一帖似是獻之真筆後又於李瑋都尉家見謝尚王衍等數人書超然絕俗考其印記王涯家本其他但得唐人臨本皆可畜

辨宮本法帖

并以下十篇
皆宮本法帖

此卷有云伯趙鳴而戒晨爽鳩習而揚武此張說送賈至文也乃知法帖中真偽相半

疑二王書

梁武帝使殷銖石臨右軍書而此帖有與銖石共書語恐非二王書字亦不甚工覽者可細辨也

題逸少書

此卷有永足下還來一帖其後云不具釋智永白而云逸少書余觀其語云謹此代申唐末以來乃有此等語而書至不工乃流俗偽造永禪師書耳

又

逸少謂此郡難治云吾何故舍逸而就勞當是為懷祖所檢察耳

又

蘭亭樂毅東方先生三帖皆妙絕雖摹寫屢傳猶有昔人用筆意思比之遺教經則有間矣

題子敬書

子敬雖無過人事業然謝安欲使書宮殿榜竟不敢發口其氣節高逸有足嘉者此書一卷尤可愛

題衛夫人書

衛夫人書既不甚工語意鄙俗而云奉勅勅字從刀館字從舍皆流俗所爲耳

題山公啟事帖

此卷有山公啟事使人愛玩尤不與他書比然吾嘗怪山公薦阮咸之清正寡欲咸之所爲可謂不然者矣意以謂心迹不相關此最晉人之病也

題衛瓘帖

瓘子本傳有論書勢四篇其詞極美其後與瓘同遇害云

題唐太宗帖

太宗忼暴如此至於妻子間乃有已欲均死之語固牽於愛者也

題蕭子雲書

唐太宗評蕭子雲書云行行如紆春蚓字字若縮秋蛇今觀其遺跡信虛得名耳

跋庾征西帖

吳道子始見張僧繇畫日浪得名耳已而坐臥其下三日不能去
庾征西初不服逸少有家雞野鷲之論後乃以謂伯英再生今不
逮子敬甚遠正可比羊欣耳

題法帖二

宰相安和殷生無恙宰相當是簡文帝殷生卽浩也耶
杜庭之書爲世所貴重乃不編入何也

題晉武書

昨日閣下見晉武帝書甚有英偉氣乃知唐太宗書時有似之魯
君之宋呼於埵澤之門門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吾君也
居移氣養移體信非虛語矣

題羊欣帖

此帖在王文惠公家軾得其摹本於公之子錯以遺吳興太守孫
莘老使刻石置墨妙亭中

書逸少竹葉帖

王逸少竹葉帖長安水丘氏傳寶之今不知所在三十年前見其摹本於雷壽

跋衛夫人書

此書近妄庸人傳作衛夫人書耳晉人風流豈爾惡耶

跋桓元子書

蜀平天下大慶東兵安其理當早一報此桓子書蜀平蓋討譙縱時也僕喜臨之人間當有數百本也

跋葉致遠所藏永禪師千文

永禪師欲存王氏典刑以爲百家法祖故舉用舊法非不能出新
意求變態也然其意已逸於繩墨之外矣云下歐虞殆非至論若
復疑其臨放者又在此論下矣

跋王鞏所收藏真書

僧藏真書七紙開封王君鞏所藏君侍親平涼始得其二而兩紙
在張鄧公家其後馮公當世又獲其三雖所從分異者不可考然
筆勢奕奕七紙意相屬也君鄧公外孫而與當世相善乃得而合
之余嘗愛梁武帝評書善取物象而此公尤能自譽觀者不以爲
過信乎其書之工也然其爲人儻蕩本不求工所以能工此如沒

人之操舟無意於濟否是以覆却萬變而舉止自若其近於有道者耶

題顏公書畫讚

顏魯公平生寫碑惟東方朔畫讚爲清雄字間櫛比而不失清遠其後見逸少本乃知魯公字字臨此書雖小大相懸而氣韻良是非自得於書未易爲言此也

題魯公帖

觀其書有以得其爲人則君子小人必見於書是殆不然以貌取人且猶不可而况書乎吾觀顏公書未嘗不想見其風采非徒得

其爲人而已凜乎若見其誚盧杞而叱希烈何也其理與韓非竊
斧之說無異然人之字畫工拙之外蓋皆有趣亦有以見其爲人
邪正之粗云

少公題魯公放生池碑

湖州有顏魯公放生池碑載其所上肅宗表云一日三朝大明天
子之孝問安侍饌不改家人之禮魯公知肅宗有愧於是也故以
此諫孰謂公區區於放生哉

題魯公書草

昨日長安安師交出所藏顏魯公與定襄郡王書草數紙比公他

書尤爲奇特信乎自然動有姿態乃知无注賢於黃金雖公猶未免也

書張少公判狀

張旭爲常熟尉有父老訴事爲判其狀欣然持去不數日復有所訴亦爲判之他日復來張甚怒以爲好訟明頭日非敢訟也誠見少公筆勢殊妙欲家藏之爾張驚問其詳則其父蓋天下工書者也張由此盡得筆法之妙古人得筆法有所自張以劔器容有是理雷太簡乃云聞江聲而筆法進文與可亦言見蛇鬪而草書此殆謬矣

書張長史草書

張長史草書必俟醉或以爲奇醒卽天真不全此乃長史未妙猶有醉醒之辨若逸少何嘗寄於酒乎僕亦未免此事

跋懷素帖

懷素書極不佳用筆意趣乃似周越之險劣此近世小人所作也而堯夫不能辨亦可怪矣

跋王荆公書

荆公書得無法之法然不可學無法故僕書盡意作之似蔡君謨稍得意似楊風子更放似言法華

跋胡霈然書匣後

唐文皇好逸少書故其子孫及當時士人爭學二王筆法至開元天寶間尤盛而胡霈然最爲工妙以宗盟覆有家藏也

跋咸通湖州刺史牒

唐人以身言書判取士故人能書此牒近時待詔所不及況州鎮書史乎元符三年十月十六日

書太宗皇帝急就章

軾近至終南太平宮得觀三聖遺迹有太宗書急就章一卷爲妙絕自古英主少有不工書魯君之宋呼於埳澤之門守者曰非吾

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軾於書亦云

書所作字後

獻之少時學書逸少從後取其筆而不可知其長大必能名世僕以爲不然知書不在於筆牢浩然聽筆之所之而不失法度乃爲得之然逸少所以重其不可取者獨以其小兒子用意精至猝然掩之而意未始不在筆不然則是天下有力者莫不能書也治平甲辰十月二十七日自岐下罷過謁石才翁君強使書此數幅僕豈曉書而君最關中之名書者幸勿出之令人笑也軾書

書土石草書

王正甫石才翁對韓公草書公言二子一似向馬行頭吹笛座客皆不曉公爲解之若非妙手不敢向馬行頭吹也熙寧元年十二月晦書

題蔡君謨帖

慈雅游北方十七年而歸退老於孤山下蓋十八年矣平生所與往還畧無在者偶出蔡公書簡觀之反覆悲歎耆老凋喪舉世所惜慈雅之嘆蓋有以也

跋蔡君謨書海會寺記

君謨寫此時年二十八其後三十二年當熙寧甲寅軾自杭來臨

安借觀而君謨之沒已六年矣明師之齒七十有四耳益聰目益明寺益完壯竹林橋上暮山依然有足感嘆者因師之行又念竹林橋看暮山乃人間絕勝之處自馳想耳

論君謨書

歐陽文忠公論書云蔡君謨獨步當世此爲至論言君謨行書第一小楷第二章書第三就其所長而求其所短大字爲小疎也天資旣高輔以篤學其獨步當世宜哉近歲論君謨書者頗有異論故特明之

跋君謨飛白

物一理也通其意則無適而不可分科而醫醫之衰也占色而畫畫之陋也和緩之醫不別老少曹吳之畫不擇人物謂彼長於是則可也曰能是不能是則不可世之書篆不兼隸行不及草殆未能通其意者也如君謨真行草隸無不如意其遺力餘意變爲飛白可愛而不可學非通其意能如是乎

跋君謨書賦

余評近歲書以君謨爲第一而論者或不然殆未易與不知者言也書法當自小楷出豈未有能正畫而以行草稱也君謨年二十九而楷法如此知其本末矣

跋君謨書

僕論書以君謨爲當世第一多以爲不然然僕終守此說也

題李十八淨因雜書

劉十五論李十八草書謂之鸚哥嬌意謂鸚鵡能言不過數句大率雜以鳥語十八其後稍進以書問僕近日此舊如何僕荅云可作秦吉了也然僕此書自有公在乾侯之態也子瞻書

跋董儲書二首

董儲郎中密州安丘人能詩有名寶元慶曆間其書尤工而人莫知僕以爲勝西臺也

密州董儲亦能書近歲未見其比然人猶以爲不然僕固非善書者而世稱之以是知是非之難齊也

跋文與可草書

李公擇初學草書所不能者輒雜以真行劉貢父謂之鸚哥嬌其後稍進問僕吾書比來何如僕對可謂秦吉了矣與可聞之大笑是日坐人爭索與可草書落筆如風初不經意劉意謂鸚鵡之於人言止能道此數句耳十月一日

評草書

書初無意於嘉乃嘉爾草書雖是積學乃成然要是出於欲速古人云忽忽不及草書此語非是若忽忽不及乃是平時亦有意於學此弊之極遂至於周越仲翼無足怪者吾書雖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踐古人是一快也

論書
書必有神氣骨肉血五者關一不爲成書也

題醉草

吾醉後能作大草醒後自以爲不及然醉中亦能作小楷此乃爲奇耳

題七月二十日帖

江左僧寶素靖七月二十日帖僕亦以是日醉書五紙細觀筆迹
與二妙爲三每紙皆記年月是歲熙寧十年也

跋楊文公書後

楊文公相去未久而筆迹已難得其爲人貴重如此豈以斯人之
流風不可復見故耶元豐戊午四月十六日題

跋杜和公書

正獻公晚乃學草書遂爲一代之絕公書政使不工猶當傳世寶
之况其清閑妙麗得昔人風氣如此耶

跋陳隱居書

陳公密出其祖隱居先生之書相示，軾聞之。蔡君謨先生之書如三公被袞冕立玉墀之上，軾亦以爲學先生之書如馬文淵所謂學龍伯高之爲人也。書法備於正書，溢而爲行草，未能正書而能行草，猶未嘗莊語而輒放言，無是道也。

跋歐陽文忠公書

歐陽文忠公用尖筆乾墨，作方闊字，神采秀發，膏潤無窮。後人觀之，如見其清眸豐頰，進趨曄如也。

跋歐陽家書

自南方多事以來日夕憂汝得昨日遞中書知與新婦諸孫等各
安守官無事頓解遠想吾此哀苦如常歐陽氏自江南歸明累世
蒙朝廷官祿吾今又被榮顯致汝等並列官品當思報効偶此多
事如有差使盡心向前不得避事至於臨難死節亦是汝榮事但
存心盡公神明自祐汝慎不可思避事也昨書中言欲買朱砂來
吾不闕此物汝於官下宜守廉何得買官下物吾在官所除飲食
外不會買一物汝可觀此爲戒也已寒好將息不具吾書送通理

十二郎

凡人勉強於外何所不至惟考之其私乃見真僞此歐陽文忠

公與其弟姪家書也元豐二年四月十二日蘇軾題

跋陳氏歐帖

承示近文只如此作便得也但古詩中時復要一聯對屬尤見工夫并門當因書言去昔選人有陳奇者舉主十六人仁宗見其未嘗歷選調特旨不改官以戒馳騫者初官亦少安之

右陳敏善所藏歐公帖軾聞公之幼子季默編公之牋牘爲一集此數帖尤有益於世者當錄以寄季默也

跋錢君倚書遺教經

人貌有好醜而君子小人之態不可掩也言有辯訥而君子小人

之氣不可欺也書有工拙而君子小人之心不可亂也錢公雖不
學書然觀其書知其爲挺然忠信禮義人也軾在杭州與其子世
雄爲僚因得觀其所書佛遺教經刻石峭峙有不回之勢孔子曰
仁者其言也訥今君倚之書蓋訥云

書章郇公馮遺教經

章文簡公楷法尤妙足以見前人篤實謹厚之餘風也

跋所書清虛堂記

世多藏予書者而予由獨無有以求之者衆而予由亦以余書爲
可以必取故每以與人不惜昔人求書法至拊心嘔血而不獲求

安心法裸雪沒腰僅乃得之今子由既輕以余書予人可也又以
其微妙之法言不待憤悱而發豈不過哉然王君之爲人蓋可與
言此者他人當以余言爲戒

跋所書摩利支經後

姪安節於元豐庚申六月大水中舟行下峽常持此經得脫險難
明年十二月至黃州見軾乞寫此本持歸蜀眉陽蘇軾書

評楊氏所藏歐蔡書

自顏柳氏沒筆法衰絕加以唐末喪亂人物彫落磨滅五代文采
風流掃地盡矣獨楊公凝式筆迹雄傑有二王顏柳之餘此真可

謂書之豪傑不爲時世所汨沒者國初李建中號爲能書然格韻
卑濁猶有唐末以來衰陋之氣其餘未見有卓然追配前人者獨
蔡君謨書天資旣高積學深至心手相應變態無窮遂爲本朝第
一然行書最勝小楷次之草書又次之大字又次之分隸小劣又
嘗出意作飛白自言有翔龍舞鳳之勢識者不以爲過歐陽文忠
公書自是學者所共儀刑庶幾如見其人也正使不工猶當傳寶
況其精勤敏妙自成一家乎楊君畜二公書過黃州出以相示偶
爲評之

雜評

楊凝式書頗類顏行李建中書雖可愛終可鄙雖可鄙終不可棄李國士本無所得舍險瘦一字不成宋宣獻書清而復寒正類李留臺重而復寒俱不能濟所不足蘇子美兄弟俱太俊非有餘乃不足也蔡君謨爲近世第一但大字不如小字草不如真真不如行也

王文甫達軒評書

唐末五代文章卑陋字畫隨之楊公凝式筆爲雄往往與顏柳相上下甚可怪也今世多稱李建中宋宣獻此二人書僕所不曉宋寒而李俗殆是浪得名惟近日蔡君謨天資旣高而學亦至當爲

本朝第一

書贈王文甫

王文甫好典買古書畫諸物今日典端硯及陳歸聖篆字余請攀歸聖例每日持一兩紙典文甫言甚善川僧清悟在旁知狀

書贈王十六

王十六秀才禹錫好蓄余書相從三年得兩牛腰既入太學重不可致乃留文甫許然緘鎖牢甚文甫云相與有瓜葛那得爾耶十六及第當以鳳
風字大硯與之請文甫收此爲據十六及第當以石綠天猊爲僕作利市也

記潘延之評予書

潘延之謂子由日尋常於石刻見子瞻書今見真迹乃知爲顏魯公不二嘗評魯公書與杜子美詩相似一出之後前人皆廢若予書者乃似魯公而不廢前人者也

書贈徐大正

此蔡公家賜紙也建安徐大正得之於公之子穀來求東坡居士草書居士旣醉爲作此數紙

得之天下奇男子也世未有用之者然丈夫窮達固自有時耶

江湖間有烏鳴於四五月其聲若云麥熟卽快活今年二麥如雲

此鳥不妄言也

或問東坡草書坡云不會進云學人不會坡云則我也不會

跋李康年篆心經後

江夏李君康年好古博學而小篆尤精以私忌日篆般若心經爲其親追福而求余爲跋尾余聞此經雖不離言語文字而欲以文字見欲以言語求則不可得篆畫之工蓋亦無施於此况所謂跋尾者乎然人之欲薦其親必歸於佛而作佛事當各以其所能雖畫地聚沙莫不具足而况篆字之工若此者耶獨恐觀者以字法之工便作勝解故書其末普告觀者莫作是念元豐五年十二月

十三日

跋文與可論草書後

余學草書凡十年終未得古人用筆相傳之法後因見道上鬪蛇遂得其妙乃知顛素之各有所悟然後至於此耳

留意於物往往成趣昔人有好草書夜夢則見蛟蛇糾結數年或書日見之草書則工矣而所見亦可患與可之所見豈真蛇耶抑草書之精也予平生好與與可劇談大噓此語恨不令與可聞之令其捧腹絕倒也

跋草書後

僕醉後輒作草書十數行覺酒氣拂拂從十指間出也

跋先君與孫叔靜帖

并書

承借示新文及累爲臨訪甚荷勤眷文字已細觀甚善甚善必欲
求所未至如中正論引舜爲證此是時文之病凡論意立而理明
不必覓事應副誠未之思專此不宣

嘉祐治平間先君編修太常因革禮在京師學者多從講問而孫
叔靜兄翁皆篤學能文先君亟稱之先君旣歿十有八年軾謫居
於黃叔靜自京師過蘄枉道過軾出先君手書以相示軾請受而
藏之叔靜不可遂歸之先君平生徃還書疏多口占以授子翁而

此獨其真跡信於叔靜兄弟厚善也耶元豐六年七月十五日軾
記

跋先君書送吳職方引

先伯父及第吳公榜中而軾與其子子上再世爲同年契故深矣
始先君家居人罕知之者公携其文至京師歐陽文忠公始見而
知之公與文忠交蓋久故文忠謫夷陵時贈公詩有落筆妙天下
之語軾自黃遷於汝舟過慈湖子上昆仲出此文相示乃泣而書
之元豐七年四月十四日軾謹記

跋蔡君謨書

僕嘗論君謨書爲本朝第一議者多以爲不然或謂君謨書爲弱此殊非知書者若江南李玉外託勤儉而實無有此真可謂弱者世以李玉爲健則宜以君謨爲弱也元豐八年七月四日

記與君謨論書

作字要手熟則神氣完實而有餘韻於靜中自是一樂事然常患少暇豈於其所樂常不足耶自蘇子美死遂覺筆法中絕近年蔡君謨獨步當世徃徃謙讓不肯主盟徃年予嘗戲謂君謨言學書如泝急流用盡氣力不離舊處君謨頗諾以謂能取譬今思此語已四十餘年竟如何哉

跋范文正公帖

軾自省事便欲一見范文正公而終不可得覽其遺蹟至於泫然
人之三亡邦國殄瘁可不哀哉元豐八年九月一日

題陳履常書

此書旣以遺荊州李翹叟繼而亡其本後從翹叟借來謄本輒爲
役夫盜去賣與龍安寺干部院僧盜事覺追取得之後歸翹叟翹
叟屢來索此卷云恐爲人盜去予謂不然乃果見盜夫不疑於物
物亦誠焉翹叟一動其心遂果致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
不竊誠然哉

題顏長道書

故人楊元素顏長道孫莘老皆工文而拙書或不可識而孫莘老尤甚不論他人莘老徐觀之亦自不識也三人相見輒以此爲歎今皆爲陳迹使人哽噎

跋秦少游書

少游近日草書便有東晉風味作詩增竒麗乃知此人不可使閑遂兼百技矣技進而道不進則不可少游乃技道兩進也

跋黃魯直草書

草書祇要有筆霍去病所謂不至學古兵法者爲過之魯直書去

病穿城蹋鞠此正不學古兵法之過也學卽不是不學亦不可子
瞻書

跋魯直爲王晉卿小書爾雅

魯直以平等觀作欹側字以真實相出游戲法以磊落人書細碎
事可謂三反

跋王晉卿所藏蓮華經

經七卷如筋鹿

凡世之所貴必貴其難真書難於飄揚草書難於嚴重大字難於
結密而無間小字難於寬綽而有餘今君所藏抑又可珍卷之盈
握沙界已周讀未終篇日力可廢乃知蝸牛之角可以戰壘觸棘

刺之端可以刻沐猴嗟嘆之餘聊題其末

書杜介求字

杜幾先以此紙求余書云大小不得過此其意不問工拙但恐字大費紙不能多耳嚴子陵若見當復有賣菜之語無以懲其失言當乾沒此紙也

書贈宗人鎔

宗人鎔貧甚苦吾無以濟之昔年嘗見李駙馬璋以五百千購王夷甫帖吾書不下夷甫而其人則吾之所耻也書此遺生不得五百千勿以予人然事在五百年外賈如是不亦鈍乎然吾一坐六

十小劫五百年何足道哉

戲書赫蹠紙

此紙可以鑿錢祭鬼東坡試筆偶書其上後五百年當成百金之直物固有遇不遇也

自評字

昨日見歐陽叔弼云子書大似李北海予亦自覺其如此世或以謂似徐書者非也

跋太宗皇帝御書曆子

京朝官中選三十人充知州而賜以御書曆子臣得此可以爲榮

矣而審官任其事蓋猶有古者選部激濁揚清之風也非太宗皇帝知錢若水之深若水亦自信不疑則三十人者獨獲此賜其能使人心服而無疑乎元祐四年四月十九日龍圖閣直學士臣軾書

跋焦千之帖後

歐陽文忠公言焦子皎潔寒泉冰者吾友伯強也泰民徐君濟南之老先生也錢岳仲蓋嘗師之以伯強與泰民往還書疏相示伯強之沒蓋十年矣覽之悵然元祐五年二月十五日書

題劉景文所收歐公書

處處見歐陽文忠書厭軒冕思歸而不可得者十常八九乃知士大夫進易而退難可以爲後生汲汲者之戒元祐五年三月八日偶與楊次公同過劉景文景文出此書僕與次公皆文忠客也次公又効其抵掌談笑使人感嘆不已

題歐陽帖

歐陽公書筆勢險勁字體新麗自成一家然公墨跡自當爲世所寶不待筆畫之工也文忠公得謝其喜如此以是知士非進身之難乞身之難也

跋劉景文歐公帖

東坡集卷之六
此數十紙皆文忠公衝口而出縱手而成初不加意者也其文采
字畫皆有自然絕人之姿信天下之奇蹟也

題蘇才翁草書

才翁草書真迹當爲歷世之寶然李白草書歌廼唐末五代効禪
月而不及者云賤麻絹素排數箱材氣可掬也

題所書東海若後

軾久欲書柳子厚所作東海若一篇刻之石置之淨住院無量壽
佛堂中元祐六年二月九日與海陵曹輔開封劉季孫永嘉侯臨
會堂下遂書以遺僧從本使刻之

題所書歸去來詞後

毛國鎮從子求書且曰當於林下展玩故書陶潛歸去來以遺之
然國鎮豈林下人也哉譬如今之紈扇多畫寒林雪竹當世所難
得者正使在廟堂之上尤可觀也矣

題張乖崖書後

以寬得愛愛止於一時以嚴得畏畏止於力之所及故寬而見畏
嚴而見愛皆聖賢之難事而所及者遠矣張忠定公治蜀用法之
嚴似諸葛孔明諸葛孔明與公遺愛皆至今蓋尸而祝之社而稷
之元祐六年閏六月十三日過陳見公之會孫祖以軾蜀人德公

宜深故出公遺墨求書其後

跋勾信道郎中集朝賢書夾頌金剛經

乙巳至今二十八年書經三十二人逝者幾三之二矣夢幻之喻
非虛言也惟一念歸向之善歷劫不壞在在處處常爲善友元祐
七年正月二十二日

跋舊與辨才書

軾平生與辨才道眼相照之外緣契冥符者多矣始以五年九月
三十日入山相對終日留此數紙明年是日在潁州作書與之有
少留山中勿便歸安養之語而師寔以是日化去又明年其徒惟

楚携此軸來爲一太息五月十一日書

跋陳瑩中題朱表臣歐公帖

敬其人愛其字文忠公之賢天下皆知使嘉祐以前見其書者皆
如今日則朋黨之論何自興元祐元年四月延平陳瓘書

美哉瑩中之言也仲尼之存或削其跡夢奠之後履藏千載文忠
公讀石守道文集有云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公歿之後二十
餘年憎愛一衰議論乃公亦何待後世乎紹聖元年五月書

書王奧所藏太宗御書後

日行于天委照萬物之上光氣所及或流爲慶雲結爲丹砂初豈

有意哉太宗皇帝以武功定禍亂以文德致太平天縱之能溢于
筆墨摘藻尺素之上弄翰團扇之中散流人間者幾何矣而三槐
王氏得之爲多子孫世守之遂爲希代之寶文正之孫懿敏之子
奧出以示臣軾敬拜手稽首書其後

書張長史書法

世人見古德有見桃花悟者便爭頌桃花便將桃花作飯喫喫此
飯五十年轉沒交涉正如張長史見擔夫與公主爭路而得草書
之法欲學長史書日就擔夫求之豈可得哉

書歸去來詞贈契順

余謫居惠州子由在高安各以一子自隨餘分寓許昌宜與嶺海
隔絕諸子不聞余耗憂愁無聊蘇州定慧院學佛者卓契順謂邁
日子何憂之甚惠州不在天上行卽到耳當爲子將書問之紹聖
三年三月二日契順涉江度嶺徒行露宿僵仆瘴霧黧面墮足以
至惠州得書徑還余問其所求荅曰契順惟無所求而後來惠州
若有求當走都下矣苦問不已乃曰昔蔡明遠鄱陽一校耳顏魯
公絕糧江淮之間明遠載米以周之魯公憐其意遺以尺書天下
至今知有明遠也今契順雖無米與公然區區萬里之勤儻可以
援明遠例得數字乎余欣然許之獨愧名節之重字畫之好不逮

魯公故爲書淵明歸去來詞以遺之庶幾契順託此文以不朽也
跋所贈曇秀書

曇秀來惠州見東坡將去坡日山中人見公還必求土物何以與
之秀曰鵝城清風鶴嶺明月人人送與只恐他無着處坡曰不如
將幾紙字去每人與一紙但向道此是法言華書裏頭有災福

題所書寶月塔銘

并魯直跋

余撰寶月塔銘使澄心堂紙鼠鬚筆李庭珪墨皆一代之選也舟
師不遠萬里來求予銘予亦不孤其意紹聖三年正月十二日東
坡老人書

塔銘小字如季海得意時書書字雖工拙在人要須年高手硬
心意閑澹乃入微耳庭堅書

書天蓬呪

紹聖三年端午惠州道士鄒葆光云今日今日皆甲午而午時當
庚甲合人之遇此也難請書天蓬神呪予嘉其意乃爲齋戒書之
跋山谷草書

曇秀來海上見東坡出黔安居士草書一軸問此書如何坡云張
融有言不恨臣無二王法恨二王無臣法吾於黔安亦云他日黔
安當捧腹軒渠也丁丑正月四日

跋希白書

希白作字自有江左風味故長沙法帖比淳化待詔所摹爲勝世俗不察爭購閣本誤矣此逸少一卷爲尤妙庚辰七月合浦官舍借觀

題自作字

東坡平時作字骨撐肉肉沒骨未嘗作此瘦妙也宋景文公自名其書鐵綫若東坡此帖信可謂云爾已矣元符三年九月二十四日游三州崑回舟中書

書舟中作字

將至曲江船上灘欹側撐者百指篙聲石聲犖然四顧皆濤瀨士
無人色而吾作字不少衰何也吾更變亦多矣置筆而起終不能
一事孰與且作字乎

書沈遼智靜大師影堂銘

鄰舍有睿睿寺僧不求其書而獨求予非惟不敬東家亦有不敬

西家耶

論沈遼米芾書

自君謨死後筆法衰絕沈遼少時本學其家傳師者晚乃諱之自
云學子敬病其似傳師也故出私意新之遂不如尋常人近日米

芾行書王鞏小草亦頗有高韻雖不逮古人然亦必有傳於世也
跋所書園通偈

軾遷嶺海七年每遇私忌齋僧供佛多不能如舊今者北歸舟行
豫章彭蠡之間遇先妣成國太夫人程氏忌日復以阻風滯畱齋
薦尤不嚴具敬寫楞嚴經中文殊師利法王所說園通偈一篇少
伸追徃之懷行當過廬山以施山中有道者建中靖國元年四月

八日書

跋歐陽文忠公書

賀下不賀上此天下通語士人歷官一任得外無官謗中無所嫌

於心釋肩而去如大熱遠行雖未到家得清涼館舍一解衣漱濯
已足樂矣況於致仕而歸脫冠珮訪林泉顧平生一無可恨者其
樂豈可勝言哉余出入文忠門最久故見其欲釋位歸田可謂切
矣他人或苟以藉口公發於至情如饑者之念食也顧勢有未可
者耳觀與仲義書論可去之節三至欲以得罪病告去君子之欲
退其難如此可以爲進者之戒

書篆髓後

榮陽鄭惇方字希道作篆髓六卷字義一篇凡古今字說班楊賈
許二李二徐之學其精者皆在皆有未盡何以新意然皆有所考

本不用意斷曲說其疑者蓋闕焉凡學術之邪正視其爲人鄭君
信厚君子也其言宜可信余嘗論學者之有說文如醫之有本草
雖草木金石各有本性而醫者用之所配不同則寒溫補瀉之效
隨用各別而自漢以來學者多以一字考經字同義異皆欲一之
彫刻采繪必成其說是以六經不勝異說而學者疑焉孔子曰夫
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則聞爲小人而詩曰允矣君子
展也大成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則聞爲君子又曰君子周而不比
則比爲善有子曰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則所謂和
者同而已矣而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若此者多矣喪欲速貧死

欲速朽此以八字成文然猶不可一日言各有當也而況欲以一
字一之耶余愛鄭君之學簡而通故私附其後

書唐氏六家書後

永禪師書骨氣深穩體兼衆妙精能之至反造疎淡如觀陶彭澤
詩初若散緩不收反覆不已乃識其竒趣今法帖中有云不具釋
智永白者誤收在逸少部中然亦非禪宗書也云謹此代申此乃
唐末五代流俗之語耳而書亦不工歐陽率更書妍緊援羣尤工
於小楷高麗遣使購其書高祖歎曰彼觀其書以爲魁梧竒偉人
也書非知書者凡書象其爲人率更貌寒寢敏悟絕人今觀其書

勁嶮刻厲正稱其貌耳褚河南書清遠蕭散微雜隸體古之論書者兼論其平生苟非其人雖工不貴也河南固忠臣但有譖殺劉洎一事使人怏怏然余嘗攷其實恐劉洎末年偏忿實有伊霍之語非譖也若不然馬周明其無此語太宗獨誅洎而不問周何哉此殆天后朝許李所誣而史官不能辨也張長史草書頽然天放略有點畫處而意態自足號稱神逸今世稱善草書者或不能真行此大妄也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今長安猶有長史真書郎官石柱記作字簡遠如晉宋間人顏魯公書雄秀獨出一變古法如杜子美詩格力天縱

奄有漢魏晉宋以來風流後之作者殆難復措手柳少師書本出於顏而能自出新意一字百金非虛語也其言心正則筆正者非獨諷諫理固然也世之小人書字雖工而其神情終有眦盱側媚之態不知人情隨想而見如韓子所謂竊斧者乎抑真爾也然至使人見其書而猶憎之則其人可知矣余謫居黃州唐林夫自湖口以書遺余云吾家有此六人書子爲我略評之而此其後林夫之書過我遠矣而反求於予何哉此又未可曉也元豐四年五月

十一日眉山蘇軾書

書若達所書經後

懷楚比丘示我若達所書二經經爲幾品品爲幾偈偈爲幾句句
爲幾字字爲幾畫其數無量而此字畫平等若一無有高下輕重
大小云何能一以忘我若故不忘我一畫之中已現二相而況多
畫如海上沙是誰磋磨自然勻平無有罅細如空中雨是誰揮灑
自然蕭散無有疎密咨爾楚達若能一念了是法門於刹那頃轉
八十藏無有忘失一句一偈東坡居士說是法已復還其經

書孫元忠所書華嚴經後

余聞世間凡富貴人及諸天龍鬼神具大威力者脩無上道難造
種種福業易所發菩提心旋發旋忘如飽滿人厭棄飲食所作福

業舉意便成如一滴水流入世間卽爲江河是故佛說此等真可
畏怖一念差失萬劫墮壞一切龍服地行天飛佛在依佛佛成依
僧皆以是故維鎮蕩平山子龍靈變莫測常依覺實二大比丘有
大檀越孫溫靖公實能致龍與相賓友曰雨曰霽惟公所欲公之
與此二大比丘及此二龍必同事佛皆受佛記故能於未來世各
以願力而作佛事觀公奏疏本欲爲龍作廟又恐血食與龍增業
故上乞度僧以奉祠宇公之愛龍如愛其身祇令作福不令造業
若推此心以及世間待物如我待我如物予知此人與佛無二覺
旣圓寂公亦棄世其子元忠爲公親書華嚴經八十卷累萬字無

有一點一畫見忘憶相人能攝心一念專靜便有無量感應而元
忠此心盡八十卷終始若一予知諸佛悉已見聞若以此經置此
山中則公與二士若龍在在處處皆當相見共度衆生無有窮盡
而元忠與予亦當與焉

東坡集卷之六十七

十題跋畫

眉山蘇軾東坡氏著

題鳳翔東院王畫壁

嘉祐癸卯上元夜來觀王維摩詰筆時夜已闌殘燈耿然畫僧踴

踴欲動恍然久之

書摩詰藍田烟雨圖

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詩曰藍谿白石出

玉川紅葉稀山路元無雨空翠濕人衣此摩詰之詩或曰非也好

事者以補摩詰之遺

跋文與可墨竹

昔時與可墨竹見精練良紙輒憤筆揮灑不能自已坐客爭奪持
去與可亦不甚惜後來見人設置筆研卽逡巡避去人就求索至
終歲不可得或問其故與可曰吾乃者學道未至意有所不適而
無所遣之故一發於墨竹是病也今吾病良已可若何然以余觀
之與可之病亦未得爲已也獨不容有不發乎余將伺其發而掩
取之彼方以爲病而吾又利其病是吾亦病也熙寧庚戌七月二
十一日子瞻書通叔篆

李元直長安人其先出於唐讓帝學篆書數十年覃思甚苦曉

字法得古意用鈔鋒筆縱手疾書初不省度見余所藏與可墨
竹求題其後因戲書此數百言通叔其字云

書李將軍三驥馬圖

唐李將軍思訓作明皇摘瓜圖嘉陵山川帝乘赤驃起三驥與諸
王及嬪御十數騎出飛仙嶺下初見平陸馬皆若驚而帝馬見小
橋作裴徊不進狀不知三驥謂何後見岑嘉州詩有衛節度赤驃
歌云赤髯胡雛金剪刀平明剪出三驥高乃知唐御馬多剪泊而
三驥其飾也

書吳道子畫後

知者創物能者述焉非一人而成也君子之於學百工之於技自
三代歷漢至唐而備矣故詩至於杜子美文至於韓退之書至於
顏魯公畫至於吳道子而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道子畫人
物如以燈取影逆來順往旁見側出橫斜平直各有乘除得自然
之數不差毫末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所謂遊
刃餘地運斤成風蓋古今一人而已余於他畫或不能必其主名
至吳道子望而知其真偽也然世罕有真者如史全叔所藏平生
蓋一二見而已元豐八年十一月七日書

書李伯時山莊圖後

或曰龍眠居士作出莊圖使後來入山者信足而行自得道路如見所夢如悟前世見山中泉石草木不問而知其名遇山中漁樵隱逸不名而識其人此豈強記不忘者乎曰非也畫日者常疑餅非忘日也醉中不以鼻飲夢中不以趾捉天機之所合不强而自記也居士之在山也不留於一物故其神與萬物交其智與百工通雖然有道有藝有道而不藝則物雖形於心不形於手吾嘗見居士作華嚴相皆以意造而與佛合佛菩薩言之居士畫之若出一人況自畫其所見者乎

書朱象先畫後

松陵人朱君象先能文而不求舉善畫而不求售曰文以達吾心
畫以適吾意而已昔間立本始以文學進身卒蒙畫師之耻或者
以是爲君病余以謂不然謝安石欲使王子敬書太極殿榜以常
仲將事諷之子敬曰仲將魏之大臣理必不爾若然者有以知魏
德之不長也使立本如子敬之高其誰敢以畫師使之阮千里善
彈琴無貴賤長幼皆爲彈神氣沖和不知向人所在內兄潘岳使
彈終日達夜無忤色識者知其不可榮辱也使立本如千里之達
其誰能以畫師辱之今朱君無求於世雖王公貴人其何道使之
遇其解衣盤礴雖余亦得攬攘其傍也元祐五年九月十八日藁

坡居士書

題趙帆屏風與可竹

與可所至詩在口竹在手來京師不及歲請郡還鄉而詩與竹皆西矣一日不見使人思之其回目嚴冷可使靜險躁厚鄙薄今相去數千里其詩可求其竹可乞其所以靜厚者不可致此予所以見竹而歎也

跋蒲傳正燕公山水

畫以人物爲神花竹禽魚爲妙宮室器用爲巧山水爲勝而山水以清雄竒富變態無窮爲難燕公之筆渾然天成粲然日新已離

畫工之度數而得詩人之清麗也熙寧六年六月癸日日

跋吳道子地獄變相

道子畫聖也出新意於法度之內寄妙理於豪放之外蓋所謂游刃餘地運斤成風者耶觀地獄變相不見其造業之因而見其受罪之狀悲哉悲哉能於此間一念清淨豈無脫理但恐如路傍草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耳元豐六年七月十日齊安臨臯亭借觀

跋與可紉竹

紉竹生於陵陽守居之北崖蓋岐竹也其一未脫籜爲蝸所傷其

一困於嵌崑是以爲此狀也吾亡友文與可爲陵陽守見而異之
以墨圖其形余得其摹本以遺玉卮宮祁永使刻之石以爲好事
者動心駭目詭特之觀且以想見亡友之風節其屈而不撓者蓋
如此云

畫黃筌畫雀

黃筌畫飛鳥頸足皆展或曰飛鳥縮頸則展足縮足則展頸無兩
展者驗之信然乃知觀物不審者雖畫師且不能況其大者乎君
子是以務學而好問也

畫戴嵩畫牛

蜀中有杜處士好書畫所寶以百數有戴嵩牛一軸尤所愛錦囊
玉軸常以自隨一日曝書畫有一牧童見之拊掌大笑曰此畫鬪
牛也牛鬪力在角尾搐入兩股間今乃掉尾而鬪謬矣處士笑而
然之古語有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不可改也

跋趙雲子畫

趙雲子畫筆畧到而意已具工者不能然託於稚陋以戲侮來者
此柳下惠之不恭東方朔之玩世滑稽之雄乎或曰雲子蓋度世
者蜀人謂狂雲猶曰風雲耳

跋艾宣畫

金陵艾宣畫翎毛花竹爲近歲之冠旣老筆迹尤竒雖不復精勻而氣格不凡今尚在然眼昏不能復運筆矣嘗見此物各爲賦一首云

書畫壁易石

靈壁出石然多一面劉氏園中砌臺下有一株獨巉然反覆可觀作麋鹿宛頸狀東坡居士欲得之乃畫臨華閣壁作醜石風竹主人喜乃以遺予居士載歸陽羨元豐八年四月六日

書陳懷立傳神

傳神之難在於目顧虎頭云傳神寫照都在阿堵中其次在顴頰

吾嘗於燈下顧見頰影使人就壁畫之不作眉目見者皆失笑知其爲吾也目與顴頰似餘無不似者眉與鼻口蓋可增減取似也傳神與相一道欲得其人之天法當於衆中陰察其舉止今乃使具衣冠坐注視一物彼歛容自持豈復見其天乎凡人意思各有所在或在眉目或在鼻口虎頭云頰上加三毛覺精采殊勝則此人意思蓋在須頰間也優孟學孫叔敖抵掌談笑至使人謂死者復生此豈能舉體皆似耶亦得其意思所在而已使畫者悟此理則人人可謂顧陸吾嘗見僧惟真畫魯公初不甚似一日往見公歸而喜甚曰吾得之矣乃於眉後加三紋隱約可見作仰首上

視眉揚而額蹙者遂大似南都人陳懷立傳吾神衆以爲得其全者懷立舉止如諸生蕭然有意於筆墨之外者也故以所聞者助發之

跋畫苑

君厚畫苑處不充篋笥出不汗牛馬明窻淨几有坐臥之安高堂素壁無舒卷之勞而人物禽魚之變態山川草木之竒姿粲然陳前亦好事者之一適也元祐二年二月八日平叔借觀子瞻書

跋宋漢傑畫

僕曩與宋復古游見其畫瀟湘晚景爲作三詩其畧云逕遙迢迢後

崦水會赴前溪復古云子亦善畫也耶今其猶子漢傑亦復有此
學假之數年當不減復古元祐三年四月五日書

又跋漢傑畫山

唐人王摩詰李思訓之流畫山川峯麓自成變態雖蕭然有出塵
之姿然頗以雲物間之作浮雲香靄與孤鴻落照滅沒於江大之
外舉世宗之而唐人之典刑盡矣近歲惟范寬稍存古法然微有
俗氣漢傑此山不古不今稍出新意若爲之不已當作着色山也

又

觀士人畫如閱天下馬取其意氣所到乃若畫工往往只取鞭策

皮毛槽櫪芻抹無一點俊發看數尺許便卷漢傑真士人畫也

王晉跋李伯時卜居圖

定國求余爲寫杜子美寄贊上人詩且令李伯時圖其事蓋有歸田意也余本田家少有志丘壑雖爲搢紳奉養猶農夫然欲歸者蓋十年勤請不已僅乃得郡士大夫逢時遇合至卿相如反掌惟歸田古今難事也定國識之吾若歸田不亂鳥獸當如陶淵明定國若歸豪氣不除當如謝靈運也

劉文跋李伯時孝經圖

觀此圖者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筆迹之妙不減顧陸至第十

八章人子之所不忍者獨啻其髣髴非有道君子不能爲殆非顧陸之所及

跋盧鴻學士草堂圖

此唐盧丞相段文昌本今在內侍都知劉君元方家元祐三年七月予館伴北使於都亭驛刻以示予爲賦此篇迨過遠來省書令同作

跋南唐剔耳圖

王晉卿嘗暴得耳聾意不能堪求方於僕僕荅之云君是將種斷頭穴曾當無所惜兩耳堪作底用割捨不得限三日疾去不去割

取我耳晉卿洒然而悟三日病良已以頌示僕云老婆心急頻相
勸性難只得三日限我耳已校君不割且喜兩家摠平善今見定
國所藏挑耳圖云得之晉卿聊識此

跋摘瓜圖

元稹望雲騅歌云明皇當時無此馬不免騎驢來幸蜀信如稹言
豈有此權奇蹠蹶與嬪御摘瓜山谷間如思訓之圖乎然祿山之
亂崔圓在蜀儲設甚備騎驢當時虛語耳

唐人書唐名臣像

李衛公言唐儉輩不足惜觀其容貌殆非所謂名下無虛士

書許道寧畫

泰人有屈鼎筆者許道寧之師善分布澗谷間見屈曲之狀然有筆而無思致林木皆晻靄而已道寧氣格似過之學不及也

畫黃魯直畫跋後三首

遠近景圖

此圖燕貴之來昆仍雲也窮山野水亦是林下人窠窟然烈風偃草木客子當臧舟入浦激中強人力牽挽欲何之耶雙井永思堂

書

舟未行而風作固不當行若中途遇風不盡力牽挽以投浦岸當

何之耶魯直怪舟師不善預相風色可也非畫師之罪紹聖二年正月十一日惠州思無邪齋書

北齊校書圖

往在都下駙馬都尉王晉卿時時送書畫來作題品輒貶剗令一錢不直晉卿以爲言庭堅曰書畫以韻爲主足下囊中物非不以千錢購取所病者韻耳收書畫者觀予此語三十年後當少識書畫矣元祐九年四月戊辰永思堂書

畫有六法賦彩拂澹其一也工尤難之此畫本出國手止用墨筆蓋唐人所謂粉本而近歲畫師乃爲賦彩使此六君子者皆泯然

作何郎傅粉面故不爲魯直所取然其實善本也紹聖二年正月
十日思無邪齋書

右軍斫膾圖

徐彥和送此本來云是王右軍斫膾圖予觀此榻上偃蹇者定不
解書蘭亭序也右軍在會稽時桓温求側理紙庫中有五十萬盡
付之計此風神必有崑壑之姿耳永思堂書
謝安石人物爲江左第一然其爲政殊未可逸少意作書譏誚殆
欲痛哭此所謂君子愛人以德者以紙五十萬與桓温何足道此
乃史官之陋而魯直亦云爾何哉書生見五十萬紙足了一世舉

以與人真與事耳本傳又云蘭亭之會或以比金谷而以逸少比
季倫逸少聞之甚喜金谷之會皆望塵之友也季倫之於逸少如
鴟鵂之於鴻鵠尚不堪作奴而以自比決是晉宋間妄語史官許
敬宗真人奴也見季倫金多以爲賢於逸少今魯直又怪畫師不
能得逸少高韻豈不難哉余在惠州徐彥和寄此畫求余跋尾書
此以發千里一笑紹聖二年正月十二日東坡居士書

跋醉道士圖

并章子厚跋

僕素不喜酒觀正父醉士圖以甚畏執盃持耳翁也子瞻書

僕觀醉道士圖展卷末諸君題名至子瞻所題發噱絕倒子厚書

再跋

熙寧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再過長安會正父於母清臣家再觀
醉士圖見子厚所題知其爲子喙也持耳翁余固畏之若子厚乃
求其持而不得者他日再見當復一喙時與清臣堯夫子由同觀
子瞻書

酒中固多味恨知之者寡耳若持耳翁已太苛矣子瞻性好山水
尚不肯渡仙遊潭況於此而知味乎宜其畏也正父赴豐國時子
厚令武進復題此以繼子瞻之後已酉端午後一日

書墨

以下俱
紙墨

余蓄墨數百挺暇日輒出品試之終無黑者其間不過一二可人意以此知世間佳物自是難得茶欲其白墨欲其黑方求黑時嫌漆白方求白時嫌雪黑自是人不會事也

試墨

世人言竹紙可試墨誤矣當於不宜紙上竹紙蓋宜墨若池歛精白玉板乃真可試墨若於此紙上黑無所不黑矣褪墨石硯上研精白玉板上書凡墨皆政矣

書徂徠煤墨

徂徠珠子煤自然有龍麝氣以水調勻以刀圭服龍已甬氣除痰

飲專用此一味阿膠和之擣數萬杵卽爲妙墨不俟餘法也陳公
弼在汶上作此墨謂之黑龍髓後人盜用其名非也

記李公擇惠墨

李公擇惠此墨半丸其印文云張力剛豈墨匠姓名耶云得之高
麗使者其墨鮮光而淨豈減李廷珪父子乎試復觀之勸君不好
書而自論墨拳拳如此乃知此病吾輩同之可以一笑

記李方叔惠墨

李方叔遺墨二十八丸皆麝香氣襲人云是元存道曾倅陰平得
麝數十臍皆盡之於墨雖近歲貴人造墨亦未有用爾許麝也

書清悟墨

川僧清悟遇異人傳墨法新有名江淮間人未甚貴之予與王文甫各得十九用海東羅文麥光紙作此大字數紙堅韌異常可傳五六百年意使清悟託此以不朽也

書張遇潘谷墨

寄王禹錫

麝香張遇墨兩丸或自內廷得之以見遺藏之久矣今以奉寄制作精至非常墨所能髣髴請珍之請珍之又大小八九此潘谷與一貴人造者谷既死不可復得宜寶秘也

書龐安時見遺廷珪墨

吾蓄墨多矣其間數丸云是廷珪造雖形色異衆然歲久墨之亂
真者多皆疑而未決也有人蓄此墨再世矣不幸遇重病醫者龐
安時愈之不敢取一錢獨求此墨已而轉遺余求書數幅而已安
時蘄水人術學造妙而有賢行大類蜀人單驤善療竒疾字安常
知古今刪錄張仲景已後傷寒論極精審其療傷寒蓋萬全者也

書呂行甫墨顛

呂希彥行甫相門子行義有過人者不幸短命死矣平生藏墨士
大夫戲之爲墨顛功甫亦與之善出其所遺墨作此數字

書李公擇墨蔽

李公擇見墨輒奪相知間抄取殆遍近有人從渠許來云懸墨滿
室此亦通人之一蔽也余嘗有詩云非人磨墨墨磨人此語殆可
凄然云

書李憲臣藏墨

余爲鳧繹顏先生作集引其子復長道以李廷珪墨見遺形制製絕
類此墨以金塗龍及銘云李憲臣新蓄賜墨也此墨最久而黑如
此殆是真耶

書石昌言愛墨

石昌言蓄廷珪墨不許人磨或戲之云子不磨墨墨當磨子今昌

言墓木拱矣而墨故無恙可以爲好事者之戒

書沈存中石墨

陸士衡與士龍書云登銅雀臺得曹公所藏石墨數甕今分寄一螺大業拾遺記宮人以蛾綠畫眉亦石墨之類也近世無復此物沈存中帥鄜延以石燭烟作墨堅重而黑在松烟之上曹公所藏豈此物也耶

書所造油烟墨

凡烟皆黑何獨油烟爲墨則白蓋松烟取遠油烟取近故爲烟所灼而白耳予近取油烟纔積便掃以爲墨皆黑如過於松煤但調

不得法不爲佳墨然則非烟之罪也

書別造高麗墨

余得高麗墨碎之雜以潘谷墨以清悟和墨法劑之爲握子殊可用故知天下無棄物也在處之如何爾和墨惟膠當乃佳膠當而不失清和乃爲難耳清悟墨膠水寒之可切作水精膾也

書馮當世墨

馮當世在西府使潘谷作墨銘云樞庭東閣此墨是也阮孚云一生當着幾緡屐僕云不知當用幾丸墨人常惜墨不磨終當爲墨所磨

書懷民所遺墨

世人論墨多貴其黑而不取其光光而不黑固爲棄物若黑而不光索然無神采亦復無用要使其光清而不浮湛湛如小兒目精乃爲佳也懷民遺僕二枚其陽云清烟煤法墨其陰云道卿既黑而光殆如前所云者書以報之

書求墨

阮生云未知一生當着幾緡屐吾有佳墨七十九丸而猶求取不已不近愚耶

書雪堂義墨

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駙馬都尉王晉卿致墨二十六丸凡
十餘品雜研之作數十字以觀其色之深淺若果佳當擣合爲一
品亦當爲佳墨予昔在黃州鄰近四五郡皆送酒予合置一器中
謂之雪堂義樽今又當爲雪堂義墨耶

書北虜墨

雲庵有墨銘云陽崑鎮造云是北虜墨陸

奉使得之者

書廷珪墨

昨日有人出墨數寸僕望見知其爲廷珪也凡物莫不然不知者
如烏之雌雄其知之者如烏鵠也

記奪魯直墨

黃魯直學吾書輒以書名於時好事者爭以精紙妙墨求之常携古錦囊滿中皆是物也一日見過探之得承曼墨半挺魯直甚惜之曰羣兒賤家雞嗜野鶩遂奪之此墨是也元祐四年三月四日書茶墨相反

茶欲其白常患其黑墨則反是然墨磨隔宿則色暗茶碾過日則香減頗相似也茶以新爲貴墨以古爲佳又相反矣茶可於口墨可於目蔡君謨老病不能飲則烹而玩之呂行甫好藏墨而不能書則時磨而小啜之又可以發來者之一笑也

記溫公論茶墨

司馬溫公嘗曰茶與墨政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輕茶欲新墨欲陳予曰二物之質誠然然亦有同者公曰謂何予曰竒茶妙墨皆香是其德同也皆堅是其操同也譬如賢人君子妍醜黔皙之不同其德操韞藏實無以異公笑以爲是

元祐五年十月二十六日醇老全翁元之敦夫子瞻同游南屏寺寺僧謙出竒茗如玉雪適會三衢蔡熙之子瑄出所造墨黑如漆墨欲其黑茶欲其白物轉顛倒未知孰是大衆一笑而去

書柳氏試墨

昨日有人點第一綱龍團香味十倍常茶如使諸葛鼠須筆金闌
子人手不似有鋒刃惟有此物似之元祐八年三月十八日過柳
仲遠試墨書此此墨云文公檜臆不知其所謂也

書李承曼墨

近時士大夫多造墨墨工亦盡其技然皆不逮張李古劑獨二谷
亂真蓋亦竊取其形製而已吳子野出此墨云是孫準所遺李承
曼真物也當以色考之仍以數品比較乃定真偽耳紹聖丙子十

二月二十一日書

書潘谷墨

賣墨者潘谷余不識其人然聞其所爲非市井人也墨旣精妙而價不二士或不持錢求墨不計多少與之此豈徒然者哉余嘗與詩云一朝入海尋李白空看人間畫墨仙一日忽取欠墨錢券焚之飲酒三日發狂浪走遂赴井死人下視之蓋跌坐井中手尚持數珠也見張元明言如此

試東野暉墨

世言蜀中冷金牋最宜爲墨非也惟此紙難爲墨嘗以此紙試墨惟李廷珪乃黑此墨充人東野暉所製每枚必十千信亦非凡墨之比也

書裴言墨

潘谷郭玉裴言皆墨工其精粗次第如此此裴言墨也此常墨差勝云是與曹王製者當由物料精好故耶

書王君佐所蓄墨

君佐所蓄新羅墨甚黑而不光當以潘谷墨和之乃為佳絕今時士大夫多貴蘇浩然墨浩然本用高麗煤雜遠烟作之高麗墨若獨使如研土炭耳

書潘衡墨

金華潘衡初來儋耳起竈作墨得烟甚豐而墨不甚精予教其作

遠突寬竈得烟幾減半而墨乃爾其印文曰海南松煤東坡法墨
皆精者也常當防墨工盜用印使得墨者疑耳此墨出灰池中未
五日而色已如此日久膠定當不減李廷珪張遇也元符二年四
月十七日

書海南墨

此墨吾在海南親作其墨與廷珪不相下海南多松松多故煤富
煤富故有擇也

記海南作墨

己卯臘月二十三日墨竈火發幾焚屋救滅遂罷作墨得佳墨大

小五百丸入漆者幾百丸足以了一世仍以遺人所不知者何人也餘松明一車仍以照夜二十八日二鼓作此紙

書孫叔靜常和墨

孫叔靜用劔脊墨極精妙其文曰太室常和常和蓋少室間道人也賣墨收其贏以起三清殿墨甚堅而黑近歲善墨唯朱覲及此耳覲九華人

記王晉卿墨

王晉卿造墨用黃金丹砂墨成價與金等三衢蔡瑄自煙煤膠外一物不用特以和劑有法甚黑而光殆不減晉卿胡人謂犀黑暗

象白暗可以名墨亦可以名茶

書鄭君乘絹紙

僕謫居黃州鄭元輿君乘亦官于黃一日以此紙一軸求僕書云
有故人孟陽酷好君書屬予多爲求之仍出孟君書數紙其人亦
善用筆落筆灑然雖僕何以加之鄭君言其意勤甚殆不可不許
後數日適會中秋僕與客飲江亭醉甚乃作此數紙時元豐四年
也明日視之乃絹也然古者本謂絹紙近世失之云
書六合麻紙
成都浣花溪水清滑勝常以漚麻楮作棧紙紫白可愛數十里外

便不堪造信水之力也揚州有蜀岡岡上有大明寺井知味者以謂與蜀水相似西至六合岡盡而水發合爲大溪溪左右居人亦造紙與蜀產不甚相遠自十年以來所產益多工亦益精更數十年當與蜀紙相亂也

書布頭牋

川牋取布機餘經不受繡者治作之故名布頭牋此紙冠天下六合人亦作終不佳

書海苔紙

昔人以海苔爲紙今無復有今人以竹爲紙亦古所無有也付

過

予自謂此字不惡然後世觀之必疑其為模本也

書石晉筆仙

以下俱筆硯

石晉之末汝州有一士不知姓名每夜作筆十管付其家至曉闔戶而出面銜鑿壁實以竹筒如引水者有人置三十錢則一筆躍出以勢力取之莫得也筆盡則取錢携一壺買酒吟嘯自若率嘗如此凡三十載忽去不知所在又數十年復有見之者顏貌如故

人謂之筆仙

書諸葛筆

宣州諸葛氏筆擅天下久矣縱其間不甚佳者終有家法如北苑
茶內庫酒教坊樂雖弊精疲神欲強學之而草野氣終不可脫

書錢塘程弈筆

近年筆工不經師匠妄出新意擇毫雖精形製詭異不與人手謀
獨錢塘程弈所製有三十年先輩意味使人作字不知有筆亦是
一快吾不久行當致數百枝而去北方無此筆也

記南兔毫

余在北方食麀兔極美及來兩浙江淮此物稀少宜其益珍每得
食率少味及微腥有魚蝦氣聚其皮數十以易筆於都下皆云此

南兔不經霜雪毫漫不可用乃知此物本不產陂澤間也

記都下熟毫

近日都下筆皆圓熟少鋒雖軟美易使然百字外力輒衰蓋製毫太熟使然也粥筆者既利於易敗而多售買筆者亦利其易使惟諸葛氏獨守舊法此又可喜也

記古人繫筆

繫筆當用生毫筆成飯甑中蒸之熟一斗飯乃取出懸水甕上數月乃可用此古法也

記歐公論把筆

把筆無定法要使虛而寬歐陽文忠公謂余當使指運而腕不知此語最妙方其運也左右前後却不免欹側及其定也上下如引繩此之謂筆正柳誠懸之語良是

書諸葛散卓筆

散卓筆惟諸葛能之他人學者皆得其形似而無其法及不如常筆如人學杜甫詩得其麤俗而已

書杜君懿藏諸葛筆

杜叔元君懿善書學李建中法爲宣州通判善待諸葛氏如遇士人以故爲盡力常得其善筆余應舉時君懿以二筆遺余終試筆

不敗其後二十五年余來黃州君懿死久矣而見其子沂猶蓄其
父在宣州所得筆也良健可用君懿膠筆法每一百枝用水銀粉
一錢上皆以沸湯調研如稀糊乃以研墨膠筆永不蠹且潤軟不
燥也非君懿善藏亦不能如此持久也

書唐林夫惠諸葛筆

唐林夫以諸葛筆兩束寄僕每束十色竒妙之極非林夫善書莫
能得此筆林夫又求僕行草故爲作此數紙元豐六年十月十五

日醉中題

書黃魯直惠郎竒筆

僕應舉時常用郎奇筆近歲不復有不知奇之存亡今日忽於魯直處得之魯直云奇中風十許年近忽無恙此筆不當供荅義人當與作賦人用也

書魯直所藏徐偃筆

魯直出衆工筆使僕歷試之筆鋒如着鹽曲蟾詰曲紙上魯直云此徐偃筆也有筋無骨真可謂名不虛得

書吳說筆

筆若適士大夫意則工人不能用若便於工書者則雖士大夫亦罕售矣屠龍不如履豨豈獨筆哉君謨所謂藝蓋工而人益困耕

虛語也吳政已亡其子說頗得家法

試吳說筆

前史謂徐浩書鋒藏畫中力出字外杜子美云書貴瘦硬方通神若用今時筆工虛鋒漲墨則人人皆作肥皮饅頭矣用吳說筆作此數字頗適人意

書嶺南筆

紹聖三年五月二十七日過水西見賣筆者形製粗似筆以二十錢易兩枝墨水相浮紛然欲散信嶺南無筆也

書孫叔靜諸葛筆

久在海外舊所賫筆皆腐敗至用鷄毛筆拒手獐劣如魏元忠所
謂騎窮相驢脚搖鞞者今日忽於孫叔靜處用諸葛筆驚歎此筆
乃爾蘊藉耶

書贈孫叔靜

今日於叔靜家飲官法酒烹團茶燒衙香用諸葛筆皆北歸喜事

書王定國贈吳說帖

定國帖附

定國吳研李文靖奉使江南得之輩獲於其孫蓋作風字樣收水
處微損以漆固之子瞻作清虛居士真贄取以爲潤筆子瞻今去
國萬里然與研俱乎紹聖乙亥春至廣陵吳說以筆工得子瞻書

吳研銘覽之悵然平生交游十年升沉惟子瞻爲耐久何日復相
從以研墨紙筆爲適也王鞏定國書

此吳注少
微研也

去國八年歸見中原士大夫皆用散毫作無骨字買筆於市皆散
軟一律惟廣陵吳說獨守舊法王定國謂往還中無耐久者矣說
筆工而獨耐久吾甚嘉之建中靖國元年五月二十日東坡居士

書

書鳳唼硯

建州北苑鳳凰山山如飛鳳下舞之狀山下有石聲如銅鐵作硯
至美如有膚筠然此殆玉德也疑其太滑然至益墨熙寧五年國

子博士王願始知以爲硯而求名於余余名之曰鳳味且又戲銘
其底云坐令龍尾羞牛後歛入甚病此言余嘗使人求硯於歛歛
人云何不只使鳳味石卒不得善硯乃知名者物之累爭媚之所
從出也或曰石不知惡爭也余曰旣不知惡爭媚則亦不知好
美名矣

書硯

硯之發墨者必費筆不費筆則退墨一德難兼非獨硯也大字難
結密小字常局促真書患不放草書苦無法茶苦患不美酒美患
不辣萬事無不然可一大笑也

書硯贈段

璣

硯之美止於滑而發墨其他皆餘事也然此兩者常相害滑者輒
褪墨余作孔毅夫硯銘云澀不留筆滑不拒墨毅夫甚以為名言

書呂道人硯

澤州呂道人沉湎硯多作投壺樣其首有呂字非刻非畫堅緻可
以試金道人已死硯漸難得元豐五年三月七日偶至沙湖黃氏
家見一枚黃氏初不知貴乃取而有之

書名僧令休硯

黃岡主簿段君璣嘗於京師傭書人處得一風字硯下有刻云祥

符已酉得之於信州松山觀音院故名僧林休之手琢也明年夏
於鵞湖山刻記錢易希白題其側又刻荒靈二字硯蓋歛石之美
者已酉至今七十四年令休不知爲何僧也禪月貫休信州人令
休豈其兄翁歟嘗以問鈇山人而荒靈二字莫曉其意段君以硯
遺余故書此數紙以報之元豐六年冬至日書

富陽令馮君嘗爲黃岡故獲此書於段元祐五年四月十八日
復見之時爲錢塘守

書許敬宗硯

都官郎中杜叔元君懿有古風字硯工與石皆出妙美相傳是許

敬宗研初不甚信其後杭人有網得一銅匣於淞江中者有鑄成許敬宗字與硯適相宜有容兩足處無毫髮差乃知真敬宗物也君懿嘗語余吾家無一物死當以此硯作潤筆求君誌吾墓也君懿死其子沂歸硯請誌而余不作墓誌久矣辭之沂乃以硯求之於余友人孫莘老莘老笑曰敬宗在正堪研以餉狗耳何以其硯爲余哀此研之不幸一爲敬宗所辱四百餘年矣而垢穢不磨方敬宗爲姦時硯豈知之也哉以爲非其罪故乞之於孫莘老爲一洗之匣今在唐氏唐氏甚惜之求之不可得硯之美旣不在匣而上有敬宗姓名蓋不必蓄也

又兩本少異並出之

杜叔元字君懿爲人文雅學李建中書作詩亦有可觀蓄一硯云
家世相傳是許敬宗硯始亦不甚信之其後官於杭州漁人於浙
江中網得一銅匣其中有鑄成許敬宗字硯有兩足正方而匣亦
有容足處不差毫毛始知真敬宗物君懿與吾先君善先君欲求
其研而不可君懿旣死其子沂以硯遺余求作墓銘余平生不作
此文乃歸其硯不爲作沂乃以遺孫覺莘老而得志文余過高郵
莘老出硯示余曰敬宗在正好棒殺何以其硯爲余以謂憎而知
其善雖其人且不可廢況其硯乃問莘老求而得硯端溪紫石也

而滑潤如玉殺墨如風其磨墨處微窪真四百餘年物也匣今在唐諍處終當合之

書汪少微硯

予家有歙硯底有欵識云吳順義元年處士汪少微銘云松操凝烟楮英鋪雪毫頰如飛人間五絕所頌者三物爾蓋所謂硯與少微爲五耶

書唐林夫惠硯

行至泗州見蔡景繁附唐林夫書信與余端硯一枚張過墨半螺硯極佳但小而凸磨墨不甚便作硯者意待數百年後硯平乃便

墨耳一硯猶須作數百年計而作事乃不為明日計可不謂大惑

耶

書鳳味硯

僕好用鳳味石硯然論者多異同蓋自少得真者為黯黯灘石所

亂耳

書瓦硯

以瓦為硯如以鐵為鏡而已必求其用豈如銅與石哉而世常貴

之豈所謂苟異者耶

評淄端硯

淄石號韞玉硯發墨而損筆端石非下品者宜筆而褪墨二者當安所去取用褪墨硯如騎鈍馬數步一鞭數字一磨不如騎驟用瓦硯也

書青州石末硯

柳公權論硯甚貴青州石末云墨易冷世莫曉其語此硯青州甚易得凡物耳無足珍者蓋出陶竈中無澤潤理唐人以此作羯鼓腔與定州花瓷作對豈硯材乎硯當用石如鏡用銅此真材本性也以瓦為硯如以鐵為鏡人之待瓦鐵也微而責之也輕粗能為墨照影便稱奇物其實豈可與真材本性者同日而論哉

書月石硯屏

李獻父遺余天台玉板紙殆過澄心堂頃所未見月石屏捫之月微凸乃偽也真者必平然多不圓圓而平桂滿而不出此至難得可寶

書曇秀龍尾硯

曇秀畜龍尾石硯僕所謂澀不留筆滑不拒墨者也製以拱壁而以缺月爲池云是蔣希魯舊物予頃在廣陵嘗從曇秀識此硯今復見之嶺海間依然如故人也

書空道士鏡硯

陸道士蓄一鏡一研皆可審研圓首斧形色正青背有却月金文甚能克墨而宜筆蓋唐以前物也鏡則古矣其背文不可識家有鏡正類是其銘曰漢有善銅出白陽_取爲鏡清如明左龍右虎備之以銘文考之則此鏡乃漢物也耶吾嘗以示蘇子容子容以博學名世曰此鏡以前皆作此蓋禹鼎象物之遺法也白陽今無此地名楚有白公取南陽白水爲邑白陽豈白水乎漢人而如通用

蘇子

容云鏡心微凸鏡面小而直學道者謂是聚神鏡也丙子十二

月初一日書

書雲庵紅絲硯

唐彦猷以青州紅絲石爲甲或云惟堪作散盆蓋亦不見佳者今
觀雲庵所藏乃知前人不妄許可

下卷... 盤盆... 木... 平... 勢... 人... 而... 收... 散... 用...

... 盤... 盆... 木... 平... 勢... 人... 而... 收... 散... 用...

... 盤... 盆... 木... 平... 勢... 人... 而... 收... 散... 用...

... 盤... 盆... 木... 平... 勢... 人... 而... 收... 散... 用...

東坡集卷之六十八

題跋 琴碁雜器

眉山蘇軾東坡氏著

雜書琴事 贈陳季常

家藏雷琴

余家有琴其面皆作蛇腹紋其上池銘云開元十年造雅州靈開材其下池銘云雷家記八日合不曉其八日合為何等語也其嶽不容指而絃不收此最琴之妙而雷琴獨然求其法不可得乃破其所藏雷琴求之琴聲出於兩池間其背微隆若薤葉然聲欲出而隘裴回不去乃有餘韻此最不傳之妙

歐陽公論琴詩

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此退之聽穎
師琴詩也歐陽文忠公嘗問僕琴詩何者最佳余以此荅之公言
此詩固竒麗然自是聽琵琶詩余退而作聽杭僧惟賢琴詩云大
絃春溫和且平小絃廉折亮以清平生未識宮與角但聞牛鳴盎
中雉登木門前剝啄誰扣門山僧未閑君勿嗔歸家且覓千斛水
淨洗從前箏笛耳詩成欲寄公而公薨至今以爲恨

張子野戲琴妓

尚書郎張先子野杭州人善戲謔有風味見杭妓有彈琴者忽撫

掌曰異哉此箏不見許時乃爾黑瘦耶

琴非雅聲

世以琴爲雅聲過矣琴正古之鄭衛耳今世所謂鄭衛者乃皆胡部非復中華之聲自天寶中坐立部與胡部合自爾莫能辨者或云今琵琶中有獨彈往往有中華鄭衛之聲然亦莫能辨也

琴貴桐孫

凡木本實而末虛惟桐反之試取小枝削皆堅實如蠟而其本皆中虛空故世所以貴孫枝者貴其實也實故絲中有木聲

戴安道不及阮千里

阮千里善彈琴人聞其能多往求聽不問貴賤長幼皆爲彈之神氣冲和不知何人所在內兄潘岳每命鼓琴終日達夜無忤色識者歎其恬澹不可榮辱戴安道亦善鼓琴武陵王晞使人召之安道對使者破琴曰戴安不爲王門伶人余以謂安道之介不如千里之達

琴鶴之禍

衛懿公好鶴以亡其國房次律好琴得罪至死乃知燒煮之士亦自有理

天陰絃慢

或對一貴人彈琴者天陰聲不發貴人怪之曰豈絃慢故或對曰
絃也不慢

桑葉指絃

琴絃舊則聲闇以桑葉指之輒復如新但無如其青何耳

文與可琴銘

文與可家有古琴予爲之銘曰攫之幽然如水赴谷醜之蕭然如
葉脫木按之噫然應指而長言者似君置之枵然遺形而不言者
似僕與可好作楚詞故有長言似君之句醜釋同鄒忌論琴云攫
之深醜之愉此言爲指法之妙爾

元豐四年六月二十三日陳季常處士自岐亭來訪予攜精筆
佳紙妙墨求予書會客有善琴者求予所蓄寶琴彈之故所書
皆琴事

雜書琴曲

贈陳季常

子夜歌

子夜歌者女子名子夜造此聲音孝武帝大元中瑯琊王軻之家
有鬼歌子夜則子夜是此時人也

鳳將雛

鳳將雛者舊曲也應璩百一詩云是鳳將雛則其來久矣

前溪歌

前溪歌者車騎將軍沈充

阿子歌

阿子及歡聞歌者穆帝升平初歌畢輒呼阿子汝聞否後人行其聲爲此曲

團扇歌

團扇歌者中書令王珉與嫂婢有情愛箠撻過苦婢素善歌而珉好執白團扇故作此聲

懊懺歌

懊懷歌者隆安初俗間訛謠之曲

長史變

長史變者司徒左長史王廙臨敗所作

凡此諸曲皆徒歌既而被之管絃者有因金石絲竹造歌以被之如魏世三調歌之類是也

柷枰舞

柷枰舞手接柷枰反覆之漢世惟有枰舞而晉加之以柷

公莫舞

公莫舞今之巾舞也相傳項莊舞劍項伯以袖隔之使不及高祖

且語莊云公莫舞

公莫渡河

琴操有公莫渡河其聲所從來已久俗云項伯非也

白紵歌

白紵本吳地所出宜是吳舞也晉俳歌云皎皎白緒節節爲叢吳音謂緒紵琴白紵卽白緒也

瑤池燕

琴曲有瑤池燕其詞旣不甚佳而聲亦怨咽或改其詞作閨怨云
飛花成陣春心困寸寸別腸多少愁悶無人問偷啼自搵殘粧粉

抱瑤琴尋出新韻玉織趣南風未解幽愠低雲鬢眉峯斂暈嬌和
恨此曲竒妙季常勿妄以與人

書土琴 贈吳主簿

武昌主簿吳亮君采携其故人士琴之說與高齋先生之銘空同
子之文太平之頌以示余余不識沈君而讀其書反覆其義趣如
見其人如聞土琴之聲余昔從高齋先生游嘗見其寶一琴無銘
無識不知其何代物也請以告二子使從先生求觀之此土琴者
待其琴而後和元豐六年閏六月二十四日書

書醉翁操後

二水同器有不相入二琴同手有不相應今沈君信手彈琴而與
泉合居士縱筆作詩而與琴會此必有真同者矣本覺法真禪師
沈君之子也故書以寄之願師宴坐靜室自以爲琴而以學者爲
琴工有能不謀而同三令無際者願師取之元祐七年四月二十
四日

書文忠贈李師琴詩

與次公聽賢師琴賢求詩倉卒無以應之次公曰古人賦詩皆歌
所學何必已云次公因誦歐陽公贈李師詩囑余書之以贈焉元
祐四年九月二十一日

書林道人論琴碁

元祐五年十二月一日游小靈隱聽林道人論琴碁極通妙理余雖不通此二技然以理度之知其言之信也杜子美論畫云更覺良工心獨苦用意之妙有舉世莫之知者此其所以爲獨苦歟

書仲殊琴夢

元祐六年三月十八日五鼓船泊吳江夢長老仲殊抱一琴十三絃頗壞損而有異聲余問云琴何爲十三絃殊不荅但誦詩曰度數形名豈偶然破琴今有十三絃此生若遇邢和璞方信秦箏是響泉夢中了然論其意覺而識之今晚到蘇州殊未見過卽以示

之寫至此筆未絕而殊老叩舷來歌驚嘆不已遂以贈之時去州
五里

書王進叔所蓄琴

知琴者以謂前一指後一紙爲妙以蛇蚶紋爲古進叔所蓄琴前
幾不容指而後劣容紙然終無雜聲可謂妙矣蛇蚶紋已漸出後
日當益增但吾輩及見其斑斑焉則亦可謂難老者也元符二年
十二月二十三日與孫叔靜皆云

書黃州古編鐘

黃州西北百餘里有歐陽院院僧畜一古編鐘云得之耕者發其

地獲四鐘斷破其一為鑄銅者取去獨一在此耳其聲空籠然頗有古意雖不見韶濩之音猶可想見其髣髴也

書古銅鼎

舊說明皇羯鼓棬以油注中不漏或疑其誕吾嘗蓄古銅鼎蓋之煮湯而氣不出乃知舊說不妄

書金罇形製

周禮有金罇國語有罇于丁寧蕭齊始興王鑑嘗得之高三尺六寸六分圍三尺四寸圓如筩銅色黑如漆上有銅馬以繩懸馬令去地尺餘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於下以苜莖當心跪注罇于清

響如雷良久乃已記者既能道其尺寸之詳如此而拙於遣詞使
古器形製不可復得其髣髴甚可恨也

書李崑老碁

南嶽李崑老好睡衆人飽食下碁崑老輒就枕數局一展轉云我
始一局君幾局矣東坡曰李崑老常用四脚碁盤只着一色黑子
昔與邊韶敵手今被陳搏爭先着時似有輸贏着了並無一物歐
陽公夢中作詩云夜涼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種花碁罷不知
人換世酒闌無奈客思家殆是謂也

書賈祐論真玉

步軍指揮使賈逵之子祐爲將官徐州爲予言今世真玉至少雖
金鐵不可近須沙展而後成者世以爲真玉矣然猶未也特珉之
精者真玉須定州磁芒所不能傷者乃是云問後苑老玉工亦莫
知其信否

論漆

漆畏蠬予嘗使工作漆器工以蒸餅潔手而食之宛轉如中毒狀
亟以蠬食之乃甦墨入漆最善然以少蠬黃敗之乃可不爾卽堅
頑不可用也

題雲安下崑

以下俱
游行

子瞻子由與侃師至此僧院以路惡見止不知僕之所歷有百倍於此者矣丁未正月二十日書

書游靈化洞

予始與曾元恕入靈化洞追于日暮而元恕又畏其險故不果盡而還及此與呂穆仲游穆仲勇發過我遂相與至昔人之所未至而驚世詭異之觀有不可勝談者余欲疏其一二以告來者又恐爲造物者所愠後有勇往如吾二人至吾之所至當自知之

記公擇天柱分桃

李公擇與客游天柱寺還過司命祠下道傍見一桃爛熟可愛當

往來之衝而不爲人之所得疑其爲真靈之瑞分食之則不足衆
以與公擇公擇不可時蘇徐二客皆有老母七十餘公擇使二客
分之歸遺其母人人滿意過於食桃此事不可不識也

書遊垂虹亭

吾昔自杭移高密與楊元素同舟而陳令舉張子野皆從吾過李
公擇於湖遂與劉孝叔俱至松江夜半月出置酒垂虹亭上子野
年八十五以歌詞聞於天下作定風波令其略云見說賢人聚吳
分試問也應傍有老人星坐客歡甚有醉倒者此樂未嘗忘也今
七年爾子野孝叔令舉皆爲異物而松江橋亭今歲七月九日海

風駕潮平地丈餘蕩盡無復子遺矣追思曩時真一夢也元豐四年十月二十日黃州臨臯書

記樊山

自余所居臨臯亭下亂流而西泊於樊山爲樊口或曰燔山歲旱燔之起龍致雨或曰樊氏居之不知孰是其上爲廬洲孫仲謀汎江遇大風柁師請所之仲謀欲往廬洲其僕谷利以刀擬柁師使泊樊口遂自樊口鑿山通路歸武昌今猶謂之吳王峴有洞穴土紫色可以磨鏡循山而南至寒谿寺上有曲山山頂卽位壇九曲亭皆孫氏遺跡西山寺泉水白而其名菩薩泉泉所出石如人垂

手也山下有陶母廟陶公治武昌既病登舟而死於樊口尋繹故迹使人悽然仲謀獵於樊口得一豹見老母何不逮其尾忽然不見今山中有聖母廟予十五年前過之見彼板彷彿有得一豹三字今亡矣

記赤壁

黃州守居之數百步爲赤壁或言卽周瑜破曹公處不知果是否斷崖壁立江水深碧二鵲巢其上上有二蛇或見之遇風浪靜輒乘小舟至其下捨舟登岸入徐公洞非有洞穴也但山崦深邃耳圖經云是徐邈不知何時人非魏之徐邈也岸多細石往往有溫

瑩如玉者深淺紅黃之色或細紋如人手指螺紋也既數游得二百七十枚大者如棗栗小者如芡實又得一古銅盆盛之注水粲然有一枚如虎豹首有口鼻眼處以爲羣石之長

記漢講堂

漢時講堂今猶在畫固儼然丹一之古無復前此

書劉夢得詩記羅浮半夜見日事

山不甚高而夜見日此可異也山有二樓今延祥寺在南樓下朱明洞在冲虛觀後云是蓬萊第七洞天唐永樂道士侯道華以食鄧天師棗仙去永樂有無核棗人不可得道華得之余在岐下亦

得食一枚云唐僧契虛遇人導游稚川仙府真人問曰汝絕三彭之仇乎虛不能荅冲虛觀後有米真人朝斗壇近於壇上獲銅龍六銅魚一唐有夢銘云紫陽真人山玄卿撰又有蔡少霞者夢遣書牌題云五雲間吏蔡少霞書具日事

記羅浮異境

有官吏自羅浮都虛觀游長壽中路觀見道室數十間有道士據檻坐見吏不起吏大怒使人詰之至則入室皆亡矣乃知羅浮凡聖雜處似此等異境平生脩行人有不得見者吏何人乃獨見之正使一凡道士見已不起何足怒吏無狀如此得見此者必前緣

也

記與安節飲

元豐辛酉冬至僕在黃州姪安節不遠千里來省飲酒樂甚使作黃鐘梁州仍令小童快舞一曲醉後書此以識一時之事

記游定惠院

黃州定惠院東小山上有一株特繁茂每歲盛開必携客置酒已五醉其下矣今年復與參寥師二三子訪焉則園已易主主雖市井人然以予故稍加培治山上多老枳木性瘦韌筋脉呈露如老人項頸花白而圓如大珠纍纍香色皆不凡此木不爲人所

喜稍稍伐去以予故亦得不伐旣飲往憇於尚氏之第尚氏亦市井人也而居處修潔如吳越間人竹林花圃皆可喜醉臥小板閣上稍醒聞坐客崔成老彈雷氏琴作悲風曉月錚錚然意非人間也晚乃步出城東鬻大木盆意者謂可以注清泉淪瓜李遂夤緣小溝入何氏韓氏竹園時何氏方作堂竹間旣闢地矣遂置酒竹陰下有劉唐年主簿者餽油煎餌其名爲甚酥味極美客尚欲飲而予忽興盡乃徑歸道過何氏小圃乞其藜橘移種雪堂之西坐客徐君得之將適閩中以後會未可期請予記之爲異日拊掌時參寥獨不飲以棗湯代之

題連公壁

俗語云強將下無弱兵真可信吾觀安國連公之子孫無一不好
事者此寺當日盛矣

書贈何聖可

歲云暮矣風雨淒然紙窗竹室燈火青熒輒於此間得小佳趣今
分一半寄與黃岡何聖可若欲同享須擇佳客若非其人當立遣
人去追索也

書雪

黃州今年大雪盈尺吾方種麥東坡得此固我所喜但舍外無薪

米者亦爲之耿耿不寐悲夫

書田

吾無求於世矣所須二頃稻田以充饘粥耳而所至訪問終不可得豈吾道方艱難時無適而可耶抑人生自有定分雖一飽亦如功名富貴不可輕得也耶

書蜀公約鄰

范蜀公呼我卜鄰許下許下多公卿而我簑衣蕩笠放浪於東坡之上豈復能事公卿哉若人久放放不覺有病忽然持養百病皆作如州縣久不治因循苟簡亦曰無事忽遇能吏百弊紛然非數

月不能清淨也要且堅忍不退所謂一勞永逸也

書浮玉買田

浮玉老師元公欲爲吾買田京口要與浮玉之田相近此意殆不可忘吾昔有詩云江山如此不歸山山神見怪驚我頑我謝江神豈得已有田不歸如江水今有田矣而不歸無乃食言於神也耶

記承天夜游

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爲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懷民亦未寢相與步于中庭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栢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栢

但少閒人如吾兩人者耳

贈別王文甫

僕以元豐三年二月一日至黃州時家在南都獨與兒子邁來郡中無一人舊識者時時策杖至江上望雲濤渺然亦不知有文甫兄弟在江南也居十餘日有長而髯者惠然見過乃文甫之弟子辯留語坐日云追寒食且歸東湖僕送之江上微風細雨葉舟橫江而去僕登夏隩尾高丘以望之髣髴見舟及武昌乃還爾後遂相往來及今四周歲相過殆百數遂欲買田而老焉然竟不遂近忽有移臨汝念將復去此而後期不可必感物淒然有不勝懷者

浮屠不三宿桑下有以也哉七年三月九日

再書贈王文甫

昨日大風欲去而不可今日無風可去而我意欲留文甫欲我去者當使風水與我意會如此便當作留客過歲準備也

跋太虛辯才廬山題名

某與大覺禪師別十九年矣禪師脫屣當世雲棲海上謂不復見記乃爾拳拳耶撫卷太息欲一見之恐不可復得會與參寥師自廬山之陽並出而東所至皆禪師舊迹山中人多能言之者乃復書太虛與辯才題名之後以遺參寥太虛今年三十六參寥四十

二某四十九辯才七十四禪師七十六矣此吾五人者當復相從
平生者可以一笑死者可以一歎也元豐七年五月十九日慧日
院大雨中書

泗岸喜題

謫居黃州五年今日離泗州北行岸上聞騾馱鐸聲空籠意亦欣
然蓋不聞此聲久矣韓退之詩云照壁喜見蝎此語真不虛也然
吾方上書求居常州豈魚鳥之性終安於江湖耶元豐八年正月

四日書

書遺蔡允元

僕閒居六年復出從仕自六月被命今始至淮上大風三日不得
渡故人蔡允元來船中相別允元眷眷不忍歸而僕遲回不發意
甚願來日復風坐客皆云東坡赴官之意殆似小兒遷延避學愛
其語切類故書之以遺允元爲他日歸休一笑

蓬萊閣記所見

登州蓬萊閣上望海如鏡面與天相際忽有如黑豆數點者郡人
云海舶至矣不一炊久已至閣下

書魯直浴室題名後

并魯直題

浴室院有蜀僧令宗畫達磨以來六祖師人物皆絕妙其山川花

木毛羽衣盃諸物畫工能知之至於人有懷道之容投機接物目擊而百體從之者未易爲俗人言也此壁列於冠蓋之區而湮伏不聞者數十年晚得蜀人蘓子瞻乃發之物不繫於世道興衰亦有數如此等井泉甘寒汶師常不落第二陳季常林下士也寓棊簞於此蘇子瞻范子功數來從故予過門必稅駕焉元祐三年魯直題後五百歲浴室丘墟六祖變滅蘇范黃陳盡爲鬼錄而此書獨存當有來者會予此心拊掌一笑是月十五日戊子子瞻書

書請郡

今年吾當請廣陵與子田相別至廣陵逾月遂往南郡自南郡請

梓州泝流歸鄉盡載家書而行迤邐致仕築室種果於眉以須子
由之歸而老焉不知此願遂否言之悵然也

書贈柳仲矩

柳十九仲矩自其城來持太官米作飯食我且言白泉之奇勝勸
我卜鄰此心飄然已在太行之麓矣元祐三年九月十七日

杭州題名

元祐四年十月十七日與曹晦之晁子莊徐得之王元直秦少章
同來時主僧皆出庭戶寂然徙倚久之東坡書

又

余十五年前杖藜芒屨往來南北山此間魚鳥皆相識况諸道人
乎再至惘然皆晚生相對但有愴恨子瞻書

題損之故居

元祐四年十月七日始來損之故居周覽遺迹陶元亮云嗟歲月
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若人猶爾况吾儕乎軾書

書贈王元直

王箴字元直小名三老翁小字惇叔

元祐四年十月十八日夜與王元直飲酒掇薺菜食之甚美頗憶
蜀中巢菜悵然久之

又

王十六見惠拍板兩聯意謂僕有歌人不知初無有也然亦有用
當陪傳大士唱金剛經頌耳元祐四年十一月四日二鼓

又

元祐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既雨微雪予以寒疾在告危坐至夜
與王元直飲薑蜜酒一杯醺然徑醉親執鎗匕作薺青鰕羹食之
甚美他日歸鄉勿忘此味也

題萬松嶺惠明院壁

予去此十七年復與彭城張聖途丹陽陳輔之同來院僧梵英葺

治堂宇比舊加嚴潔茗飲芳烈問此新茶耶英曰茶性新舊交則香味復予嘗見知琴者言琴不百年則桐之生意不盡緩急清濁常與雨暘寒暑相應此理與茶相近故并記之

書贈張臨溪

吾友張希元有異材使其登時遇合當以功名聞不幸早世其命矣夫元祐七年九月二日行臨溪道中見其子堂來令茲邑問以民事家風凜然希元爲不亡矣勉之勉之豈常棲枳棘間乎東坡居士書

書贈楊子微

故人楊濟甫之子明字子微不遠數千里來見僕與子由會子由有汝海之行僕亦遷嶺表子微追及僕於陳留留連不忍去欲作濟甫書行役倦甚不果可持是示濟甫此卽書也何必更作子微篤學有文自言知數術云僕必不死嶺表若斯言有徵當爲寫道德經相償此紙所以志也紹聖元年閏四月十八日新英州守蘇軾書

題虔州祥符宮乞籤

冲妙先生李君思聰所製觀妙法像軾以憂患之餘稽首洗心皈命真寂自惟塵緣深重恐此志不遂敢以籤卜得真君第二籤云

平生常無患見善其何樂執心旣堅固自勵勤修學敬再拜受教
書莊子養生生一篇致自勵之意敢有廢墜真聖極之紹聖元年
八月二十三日東坡居士南遷至虔與王崑翁同謁祥符宮拜九
天採訪使者堂下觀觀妙法像實聞此言

題廣州清遠峽山寺

軾與幼子過同游峽山寺徘徊登覽想見長老壽公之高致但恨
溪水太峻當少留之若於淙碧軒之北作一小閘瀦爲澄潭使人
過閘上雷吼雪濺爲往來之奇觀若夏秋水暴自可爲啟閉之節
用陰陽家說寺當少富云紹聖元年九月十三日

題壽聖寺

蜀人蘇軾子瞻南遷幼子過同游壽聖寺遇隱者石君汝礪器之
話羅浮之勝至暮乃去

書卓錫泉

予頃自汴入淮泛江泝峽歸蜀飲江淮水蓋彌年既至覺井水腥
澀百餘日然後安之以此知江水之甘於井也審矣今來嶺外自
楊子始飲江水及至南康江益清駛水益甘則又知南江賢於北
江也近度嶺入清遠峽水色如碧玉味益勝今游羅浮酌泰禪師
錫杖泉則清遠峽水又在其下矣嶺外唯惠人喜鬪茶此水不虛

出也紹聖元年九月二十六日書

書天慶觀壁

東坡飲酒此室進士許毅甫自五羊來邂逅一杯而別

題羅浮

紹聖元年九月二十七日東坡公遷于惠州艤舟泊頭鎮明晨肩輿十五里至羅浮山入延祥寶積寺禮天竺瑞像飲梁僧景泰禪師卓錫泉品其味出江水上遠甚東三里至長壽觀又東北三里至冲虛觀觀有葛稚川丹竈登朱仙者朝斗壇觀壇上所獲銅龍六魚一壇北有洞曰朱明榛莽不可入水出洞中鏘鳴如琴筑水

中昔葛蒲生石上道士鄧守安李道玄有道者也訪之適出坐遺
旌軒望麻姑峯方飲酒進士許毅來遊呼與飲既醉還宿寶積中
閣夜大風山燒壯甚有聲晨粥已還舟憇花光寺從游者幼子過
巡檢史珏寶積長老齊德延祥長老紹冲冲虛道士陳熙明山中
可游而未暇者明福宮石樓黃龍洞期以明年三月復來

記游白水崑

紹聖元年十二月與幼子過游白水山佛跡院浴於湯池熱甚其
源殆可以熟物循山而東少北有懸水百仞山八九折折處輒爲
潭深者縋石五丈不得其所止雪濺雷怒可喜可畏水涯有巨人

跡數十所謂佛跡也暮歸倒行觀山燒壯甚俛仰度數谷至江上
月出繫枕中流掬弄珠璧到家二鼓矣復與過飲酒食餘甘煑菜
顧影頽然不復能寐書以付過

記與舟師夜坐

紹聖二年正月初五日與成都舟閹黎夜坐飢甚家人煑雞腸菜
羹甚美緣是與舟談不二法舟請記之其語則不可記非不可記
蓋不暇記也

題白水山

紹聖二年三月四日詹使君邀予遊白水山佛迹寺浴于湯泉風

于懸瀑之下登中嶺望瀑所從出出山肩輿節行觀山且與客語
晚休于荔浦之上曳杖竹陰之下時荔子纍纍如芡實矣父老指
以告予曰是可食公能携酒復來意欣然許之同游者柯常林抃
王原賴仙芝詹使君名範予蓋蘇軾也

題嘉祐寺壁

紹聖元年十月二日軾始至惠州寓居嘉祐寺松風亭杖履所及
雞犬皆相識明年三月遷于合江之行館得江樓廓徹之觀而失
幽深窈窕之趣未見所欣戚也嶠南嶺北亦何以異此虔州鶴田
處士王原子直不遠千里訪予於此留七十日而去東坡居士書

記游松風亭

余嘗寓居惠州嘉祐寺縱步松風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床止息
仰望亭字尚在木末意謂如何得是良久忽曰此間有甚麼歇不
得處由是心若掛鈎之魚忽得解脫若人悟此雖兩陣相接鼓聲
如雷霆進則死敵退則死法當恁麼時也不妨就歇

記朝斗

紹聖二年五月望日敬造真一法酒成請羅浮道士鄧守安拜奠
北斗真君將奠雨作已而清風肅然雲氣解駁月星皆現魁杓明
爽徹奠陰雨如初謹拜手稽首而記其事東坡居士蘇軾書

題棲禪院

紹聖三年八月六日夜風雨旦視院東南有巨人跡五是月九日
蘇軾與男過來觀

題合江樓

青天孤月故是人間一快而或者乃云不如微雲點綴乃是居心
不淨者常欲滓穢太清合江樓下秋碧浮空光接几席之上而有
葵苦敗屋七八間橫斜砌下今歲大水再至居者奔避不暇豈無
寸土可遷而乃眷眷不去常爲人眼中沙乎紹聖二年九月五日

名容安亭

陶靖節云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故常欲作小亭以名之

丙子十二月二十一日

書北極靈籤

東坡居士遷于海南憂患不已戊寅九月晦游天慶觀謁北極真
聖探靈籤以決餘生之禍福吉凶其詞曰道以信爲合法以智爲
先二者不相離壽命已得延覽之悚然若有所得敬書而藏之以
無忘信道法智二者不相離之意古之真人未有不以信入者子
思曰自誠而明謂之性此之謂也孟子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守
法而不智則天下之死法也道不患不知患不凝法不患不立患

不活以信合道則道凝以智先法則法活道凝而法活雖度世可也況乃延壽命乎

書筮

戊寅九月十五日以久不得子由書憂不去心以周易筮之遇渙之內三爻初六變爲中孚其繇曰用拯馬壯吉中孚之九二變爲益其繇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益之六二變爲家人其繇曰益之用凶事有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家人之繇曰家人利女貞又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吾考此卦極精詳口以授過又書而藏之

書謗

吾昔謫居黃州曾子固居憂臨川死焉人有妄傳吾與子固同日
化去如李賀長吉死時事以上帝召也時先帝亦聞其語以問蜀
人蒲宗孟且有嘆息語今謫海南又有傳吾得道乘小舟入海不
復返者京師皆云兒子書言之今日有從廣州來者云太守何述
言吾在儋耳一日忽失去獨道服在耳蓋上賓也吾平生遭口語
無數蓋生時與韓退之相似吾命宮在斗牛間而身宮亦在焉故
其詩曰我生之辰月宿南斗且曰無善名以聞無惡聲以揚今謗
吾者或云死或云仙退之之言良非虛耳

書海南風土

嶺南天氣卑濕地氣蒸溽而海南爲甚夏秋之交物無不腐壞者人非金石其何能久然儋耳頗有老人年百餘歲者往往而是八九十者不論也乃知壽夭無定習而安之則冰蠶火鼠皆可以生吾嘗湛然無思寓此覺於物表使折膠之寒無所施其冽流金之暑無所措其毒百餘歲豈足道哉彼愚老人者初不知此如蠶鼠生於其中兀然受之而已一呼之溫一吸之涼相續無有間斷雖長生可也莊子曰天之穿之日夜無隙人則顧塞其竇豈不然哉九月二十七日秋霖雨不止顧視幃帳有白蟻升餘皆已腐爛咸

嘆不已信手書時戊寅歲也

書上元夜游

已卯上元予在儋州有老書生數人來過曰良月嘉夜先生能一出乎予欣然從之步西城入僧舍歷小巷民夷雜採屠沽紛然歸舍已三鼓矣舍中掩關熟睡已再甦矣放杖而笑孰爲得失過問先生何笑蓋自笑也然亦笑韓退之釣魚無得更欲遠去不知走海者未必得大魚也

書城北放魚

儋耳魚者漁于城南之陂得鯽二十一尾求售於東坡居士坐客

皆欣然欲買放之乃以木盎養魚昇至城北淪江之陰吳氏之居
浣沙石之下放之時吳氏館客陳宗道爲舉金光明經流水長者
因緣說法念佛以度是魚曰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
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
憂悲苦惱南無寶勝如來爾時宗道說法念佛已其魚皆隨波赴
谷衆會歡喜作禮而退會者六人吳氏之老劉某南海符某儋耳
何旻潮陽王介石溫陵王懿許琦昇者二人吉童奴九元符二年

三月丙寅書

書贈劉浙僧

到杭一游龍井謁辯才遺像仍持密雲團爲獻龍井孤山下有石
室室前有六一泉白而甘當往一酌湖上壽星院竹極偉其傍智
果院有參寥泉及新泉皆甘冷異常當特往一酌仍尋參寥子妙
總師之遺迹見潁沙彌亦當致意靈隱寺後高峯塔一上五里上
有僧不下三十餘年矣不知今在否亦可一往元符二年五月十
六日東坡居士書

書合浦舟行

予自海康適合浦遭連日大雨橋梁盡壞水無津涯自興廉村淨
行院下乘小舟至官寨聞自此以西皆漲水無復橋船或勸乘艇

舟並海卽白石是日六月晦無月旋宿大海中天水相接疎星滿
天起坐四顧太息吾何數乘此險也已濟徐聞復厄於此乎過子
在傍鼾睡呼不應所撰易書論語皆以自隨世未有本撫之而嘆
曰天未喪斯文吾輩必濟已而果然

題廉州清樂軒

浮屠不三宿桑下東坡蓋三宿此矣去後仲修使君當復念我耶
庚辰八月二十四日題

書臨臯亭

東坡居士酒醉飯飽倚于几上白雲左繞清江右漱重門洞開林

巒空入當是時若有思而無所思以受萬物之備慙愧慙愧

夢南軒

元祐八年八月十一日將朝尚早假寐夢歸穀行宅遍歷蔬園中
已而坐於南軒見庄客數方運土塞小池土中得兩蘆蕨根客喜
食之予取筆作一篇文有數句云坐於南軒對脩竹數百野鳥數
千既覺惘然思之南軒先君名之曰來風者也

天華宮

天華宮在羅浮山之西蘇軾曰南漢主建有甘露羽蓋等亭雲華
閣命中書舍人鍾有章作記初南漢主夢神人指羅浮山之西去

延祥寺西北有兩峰相疊一洞對流可以爲宮訪之得其地又夢
金龍起於宮所遂改爲黃龍洞此地卽葛仙西庵至宋朝革命四
方僭叛以次誅服劉氏懼焉將欲潛遁羅浮爲狡兔之穴又命於
增江水口濠通山往來山峒倉卒爲航舟之計開寶四年乃始
歸命則知劉氏爲寶宮於山間無事則爲臨賞之樂警急則爲遁
逃之所其計審矣

名西閣

元豐三年冬至過山陽登西閣時景繁出巡未歸軾方乞歸常州
得請春中方當復過此故有閣欲名思之未有佳者蔡廓謨之子

也晉宋間第一流輒以似公家不知可否

書贈古氏

古氏南坡脩竹數千竿大者皆七寸圍盛夏不見日蟬鳴鳥呼有
山谷氣象竹林之西又有隙地數畝種桃李雜花今年秋冬當作
三間一龜頭取雪堂規模東蔭脩竹西眺江山若果成此遂爲一
郡之嘉觀也